

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口”与“补漏”

颜静兰

(华东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 21世纪外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而不少外语教师本身跨文化交际能力薄弱,有不少“缺口”,他们缺漏跨文化交际能力认识,缺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训,缺少体验外国文化的机会,缺失跨文化交际知识结构,缺损跨文化交际教学新理念等。根据这些“缺口”,外语教师要针对性地进行“补缺”和“补漏”,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素养,更好地完成外语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任务。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能力; 外语教师; 缺口; 补漏

21世纪外语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造就全球化高素质公民的必然选择。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比较,能够帮助学生使用所学的外语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地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也能促使学生重新审视并欣赏自己的文化,理解和接受异文化,从而真正培养全球化高素质的公民。

不少高校已经把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外语教学界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分支”,^[1](P70)]近几年大量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针对教学方法、教材改革、学生状况等作了很多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比如:跨文化交际与大学英语教学、^[2]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障碍及教学措施、^[3]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4]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度的调查^[5]等,新的教材也呈现出文化价值的取向。^[6](P86)]然而,对外语教师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不多,许多外

语教师本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仍然比较薄弱,他们对外国文化接触量少质薄,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不够,对其教学方法的探究还须深入,国际视野还须拓展,否则难以担当起培养新世纪外语人才的任务。本文在讨论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和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必要性的基础上,指出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五个方面的“缺口”,并对这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补缺建议。

一、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人才培养目标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交流或交际的能力问题是不少学界的关注热点,尤其在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研究较多。^[7]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深入,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有着迅速和强烈的反映。全球化不是一元化,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都同文化有关。在多元化并存的时代中,个人间、社会间、民族间乃至国家间,无不存在着文化差异甚

收稿日期: 2013-05-26

作者简介: 颜静兰,女,上海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至文化鸿沟。培养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缩短文化距离,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个人发展、职业生涯和新时代的迫切需求。^{[8] (P321, P33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增加了对世界文化问题的关注,1998年发表了《世界文化报告》,这是该组织第一次就世界各国文化趋势和文化与发展的关系进行全面调查和分析后所发表的报告。这部长达500多页的报告涵盖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世界社会文化的形成、创造性、市场和文化政策、公众舆论和普遍道德等,对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的分析,阐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各国政府制定文化与发展的政策提供根据和基础。以后每两年对文化报告进行修改和补充。2000年的《世界文化报告》侧重“文化的多样性、冲突和多元主义”。^[9]该报告告诉我们,对文化的了解、理解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条件。

美国学者勒斯蒂格(Lustig)和凯斯特(Koester)在他们的著作《跨文化能力:文化间人际沟通》导论中指出:新时代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非常必要,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人口发展的需要以及和平相处的需要。^{[8] (P3~8)}作者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有效地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沟通 and 交际的能力,而美国经济的发展就是源于全世界经济体的相互关系和人们的跨文化能力。科学技术发展推进了人们的交流与交往,沟通的距离与时间得到实质性的缩短,而对和平的渴望让人们意识到,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们的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意义重大。多元化的社会需要培养年轻一代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不是商务活动的需要,也不是某一个发展的需要,而是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更是这一时代向前发展和全球文明发展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文化差异等跨文化交际能力薄弱引起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现象依然屡屡出现,成为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障碍。马丁(Martin)和中山(Nakayama)用鲜活的案例从科技、人口、经济、和平、自我意识和伦理六个方面阐述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和必然性。^[10]《光明日报》2013年7月20日

田旭的文章指出,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新时代的要求。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交、贸易、国际商务、国际旅游和民间外交、对外汉语言文化教学、对外文化传播、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外国在华企业、中国驻外企业以及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文化传媒、公共关系等方面都很重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帮助人们对不同文化持有积极理解的态度,提高文化适应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的技能。这是“新时代的要求,是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更是汉语国际推广的战略需要”。^[11]

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甚多,现在一般认为指的是在一个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能够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斯彼兹堡(Spizberg)和库帕克(Cupach)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七种能力:基本能力、社交能力、社交技巧、人际间能力、语言能力、沟通能力与关系能力。^[12]贾玉新综合了海姆斯(Hymes)、古迪昆斯特(Gudykunst)、鲁本(Ruben)和萨莫娃(Samovar)等的理论,把跨文化交际能力概括为基本交际能力、情感和关系能力、情节能力、交际方略能力。^{[13] (P480~502)}胡文仲和高一虹在《外语教学与文化》中,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方面把外语教学目的分为相互关联包含的三种能力:社会文化能力、交际能力和语言能力。语言能力指的是听、说、读、写、译内容;交际能力包括语篇、策略和社会语言学等语用能力以及能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力、对所接受的文化信息进行理性评价的能力和整合新文化信息与已知知识的扬弃贯通能力。这些能力的综合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就是胡文仲和高一虹提到的“社会文化能力”。^[14]刘宝权则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分为文化知识(记忆、识别、描述文化信息)、文化理解(解释、理解文化差异和价值)和文化表现(使用文化信息恰当应对)。^{[15] (P92)}简而言之,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能够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和整体素质。

对语言文化关系的理论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识使不少外语教育专家达成共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课程设置模式。金惠康提出“在外语教学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内容”。^{[16] (P12)}文秋芳则直

截了当地指出“把外语学习定义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更具有针对性。”^{[17] [P4~5]}《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培养目标中强调要“拓宽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与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培养获取知识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18]庄恩平认为大纲中所指的能力就是跨文化交际能力。^{[19] [P416]}

传统英语外语人才模式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旨在造就工具型人才,然而这样的外语人才已远远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一种必须,否则学生毕业后很难胜任一些涉外工作,难以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有些公司把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招聘人才的一个必要条件或必备技能。全球化使得世界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愈显分明,而科技的发达把地球村的时间和空间从推至个人层面,“个人生活越来越超越自己原有的生存空间而具有显著的跨国特征”。^{[20] [P17]}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理解和包容,具有多维、立体的思维方式和宽容、开放的情感态度,提高综合素质,^[21]从而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已成了外语教学的最重要培养目标和任务。

不少高校对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进行了修正,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作为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对教材也进行了改革,力图使外语教材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紧密结合。许力生主编的《新编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22]庄恩平主编的《跨文化视角英语阅读教程》、^[23]严明主编的《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教程》、^[24]常俊跃等主编的《跨文化交际》、胡超主编的《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高等学校英语拓展系列教程》等,都很有新意,对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等相关概念不仅通过原汁原味的原文进行了详细讲解,而且有的通过对英语国家较为典型的主流文化现象进行描述、阐释和讨论,有的通过生动的案例进行细致的分析,使学生在外语学习中能积极思考,主动分析对比文化差异,理论联系实际,达到逐渐拓宽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培养目标;有的以美国跨文化交际培训理论为依据,着重跨文化意识的觉醒、跨文化知识的吸取、跨文化情感

的应对,以及跨文化技能的获得。通过模式化、角色训练、表演反馈和训练迁移四个步骤帮助实现跨文化交际教学的目的。

高一虹认为,文化的“跨越”与“超越”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两个层面。前者是对具体的目的语文化的理解和有关交际能力的提高,后者则是获得一般的、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意识以及反思的、宽容的态度。^[25]外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在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跨越”是文化教学的主要关注点,但“超越”应是更为重要的教育目标,为实质性提升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夯实基础。

二、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口”

外语教师担负着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任务,但是他们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如何呢?是否能够胜任对学生进行文化导入、跨文化意识培养呢?通过笔者多年来利用全国教师培训班、全国四、八级卷子批改和教学研讨会等机会,对部分院校的教师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这几年外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自身内涵有了不断的提升,但是差距和问题还比较大,比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的教师到国外体验和接触国外文化的机会大于二三线城市的外语教师,沿海地区的跨文化国际视野相对宽广一些。一般的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都是侧重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培训等,对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情况研究甚少。外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缺口”较大,和学生一样,需要提高和研究。

1. 缺漏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认识

在调查的受试中,95%的教师认为外语教师的语言能力强是首要的条件,能说会道、能写会译也就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首要素质。持有这种认识的老师主要问题在于把语言知识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的知识等值起来。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语言交际能力、非语言交际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语言规则和交际规则的转化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等组成的综合能力”。^{[26] [P18]}词汇、句法等语言知识只是语言交际能力中的一部分,语言能力是交际能力的基础。外语教师的语言能力的确很重要,但是这一能力的发展也无时无刻地受着语

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各要素的影响,因为语言是连接一个民族和文化的精神和社会关系的重要部分,是文化历史发展的见证性活化石。外语教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具备了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能够成功地进行交际,没有一定的文化能力、交际能力等,跨文化交际能力无法得到本质上的提升。

勒萨德—克劳斯顿(Lessard - Clouston)曾对16位中国外语教师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外语教师对文化教学的理解和课堂上文化教学实践缺口较大,有近70%的教师很少或从未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设计文化教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语言可以透视人们在不同文化下的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学习外语必须学习文化,外语教学一定要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所谓脱离了文化的纯语言能力只是一种有在真实语境实践中运用的虚拟能力。

2. 缺乏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据张红玲的调查显示,67%的外语教师未受过任何培训,只能凭借感觉和经验来从事教学。^{[21] (P340~342)} 由于外语教师的短缺、教学任务的繁重,教师参加在职培训的机会和时间不可能很多,更谈不上教师的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21] (P320)} 2012年笔者对7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个教材培训班的教师调查显示,虽然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未受过任何培训而从事教学的教师仍然达到62%,没有受到过跨文化交际或文化培训的教师达到82%(18%的教师参加过跨文化交际培训班、语言文化短训班等),绝大部分的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自学成才。

事实上,近几年一些高校积极主动举办一些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训班,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中国外语教材与教法研究中心”几乎每年举办高等学校英语教师的关于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等有关方面的培训班、研修班等。2012年8月,由西安外国语大学主办,经教育部高教司批准的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作了“外语学习与中外关系”、“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等专题讲座,颇受欢迎。相信会有更多的教师会受到良好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培训,从而提高自生的跨文化能力素养和教学技能。

3. 缺少体验外国文化的机会

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等限制,使得不少外语教师缺乏跨文化视野,对中西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洞察力、理解力和扬弃贯通的能力。虽然教的是外语,但是自己对外语的认识由于缺少真实体验,只能凭书本知识去对学生传授语言文化知识。邬姝礼、周英莉的“高校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现状调查研究”也发现“老师自身缺乏跨文化经验”。^[27] 外语教师理想化的状态是在国外学习或生活过至少一年以上,有一定的亲身跨文化交际的体验。而调查发现,大部分教师接触外国文化的质和量不够,出国学习一年以上的为31.5%,有2~4周出国经历的教师为39%,他们通过旅游、考察、参加研讨会走马观花,对外国文化有些初步的浅表的印象,甚至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文化理解,出现一种“文化错位”。^{[28] (P195~197)} 短期出国旅游不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真正提高,以短时期内形成的跨文化视角来引导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亦会有一定的误导。很多“隐蔽文化”,^[29] 需要深入和探究才能了解实质、悟出真谛。

4. 缺失跨文化交际知识结构

跨文化交际知识涵盖内容较广,西方学者如拜拉姆(Byram)、^{[30] [31]} 克拉姆契(Kramsch)、^[32] 莫兰(Moran)、^[33] 希利(Seelye)^[34] 等对跨文化交际的知识结构有具体的阐述。比如,拜拉姆认为跨文化交际需要两种主要的知识,一是对本国和交际方国家的社会群体与文化的知识;二是与群体或个人交际过程中的知识。^{[30] (P35)} 张红玲认为,拜拉姆说的交际过程的知识是“有关交际环境的作用和跨文化交际普遍规律的认识”。^{[21] (P72)} 因而,有必要掌握一些文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要能较好地掌握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认识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了解不同社会规范的差异。差异性的学习掌握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知识结构中的重要基础部分。同时,还应了解文化冲撞、文化休克、文化适应、文化调节等在跨文化交际实际中会碰到的问题和经历的过程,了解这些能充实外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的知识结构。调查注意到,由于社会、家庭和工作压力大,不少外语教师忙于兼课和写科研论文,逐渐在自

身修养方面处于懈怠状态。在对78名教师调查中发现,一年阅读两本以上英美文学原著的教师凤毛麟角,他们说“不是我们不想读,而是实在没有时间读。”朱家科指出“近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英语教师短缺。大学英语教师普遍超负荷工作,很难挤出时间自我充电。”^{[35][P38]}这些现象造成了教师个人文化积淀和修养的不够,跨文化交际知识结构失衡。懈怠和文化积淀不够的结果是在教学上往往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浅尝辄止,无法作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和探究。

5. 缺损跨文化交际教学新理念

大多数教师知道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知道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必要性,但是缺损对跨文化交际教学的理念,依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手段进行教学。苏定芳、庄智象指出“外语课堂依然是语言知识为主线,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说,课堂教学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能力,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应试技巧。”^{[36][P4]}有的教师上课找些有关文化方面的教材照本宣科,没有深入讨论,课堂效果不尽如人意。有的把跨文化交际的教材一课一课讲、读、背,再做选择题、TF题,缺少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交际活动,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帮助不大。学生觉得只是换了教材,教学形式和内容似乎没有大变化。“换汤不换药”的教学做法难以让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语言、文化、交际在教学中被人为分割。

我们知道,语言、文化、交际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外语教师应在外语教学中逐渐渗透社会文化知识,在训练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增强他们对文化的敏感性和语境交际技能,引导学生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这些差异在实际运用中的表现,从而在培养学生逐渐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自觉性、主动性。然而有不少教师由于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欠缺,上课的时候把语言文化交际人为分割讲述和练习。学生在自学和实际运用中,也会无意识地将词汇、语法作为重点分割学习,忽视教材中的文化点与线,使跨文化交际能力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三、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补缺与补漏

1. 高教师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的认知

一般的讲座和文章都是强调要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识,而实际上,对教师本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认识要先行一步,要先有提高。外语教师是外语教学改革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目标实现的关键,教师的观念和能力的显现与对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紧密关联。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习外语是为了交际不是为了考试,知道单词的字面意思是远远不够的,还须知道在什么情景下使用,如何使用,了解在实际交际中的规则和约束,否则会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产生误解乃至付出生命。有报道在美国,因为一位留学生没有听懂美国人的口语“Freeze!”而被枪杀。在我们课本和词典中“freeze”的意思是“冰冻”、“结冰”,而在美国文化语境下“Freeze!”有“站住”、“不许动”的意思。如果对某些词汇的文化语境了解得多一些,就不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

从事外语教学的教师应具有较好的文化敏感性、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认知性。单纯的语言基础知识传授和语言技能的单一化训练不能满足新形势的人才需要,外语教师不能只在外语教学中传授语言知识,必须重视文化导入,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加强本身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适应性,从而提高教师的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的认知。

2. 常态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训

注重外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训,使其对跨文化交际理论有较好的认识,掌握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活动内容,具备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很好地承担起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任务。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实施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的培训,促进外语教师的观念转变和专业成长。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学者提出了系列跨文化交际培训模式,其中依据心理学理论构建的三分法培训模式,^[25]注重从认知、情感、行为三维着手来帮助交际者提高跨文化交际活动能力。

注重培训方式和手段,注重培训的互动性、交

际性和情景性,古迪昆斯特(Gudykunst),^[25]汉莫(Hammer)和怀斯曼(Wiseman)指出,这种培训方式可以帮助有效丰富跨文化知识,训练跨文化交际技能,从而提高跨文化意识和自我意识等。^{[37] (P99~110)}在情景互动的对话中,让教师了解自我、提升理念,讨论和解决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学和实践过程中的困惑与问题。培训可由跨文化交际有关专家进行理论辅导和指导;或者请有国外留学经历较长时间的教师谈文化差异和文化理解,交流自己的经历与经验;也可以请外教进行中外文化体验的交流。培训应该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个人经历经验与专家分析相联系,教师本身理论素养和文化积累与跨文化交际学的思想相联系。

张红玲认为,外语教师通过培训“要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和意义,了解导致跨文化交际困难和失败的因素……愿意像学生一样,不断学习和探索外国文化,反思本族文化和自己的文化参考框架”。^{[21] (P322~323)}培训的目的在于构建一支理念更新、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具有跨文化交际视野的外语师资队伍,确保完成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任务。

3. 多渠道了解、体验和吸收外国文化

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体验和吸收对提高外语教师本身的跨文化能力素质提高非常重要。尽可能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一是通过大量阅读来了解外国地理、历史、艺术、风土人情。二是运用英语电影、电视、新媒体等资料,在给学生间接的、直观的感受的同时,也给自己增加间接的直观的体验,与学生有共享的文化体验空间和维度,因为“间接语境却有可能是真实的语境”,^{[38] (P197)}在缺少目的语提供直接语境体验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间接语境扩展文化知识。三是利用外教资源,多沟通,多交际,在真实语言环境中感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四是利用互联网集成性信息优势扩展某一文化点或面产生感知的时空维度,加深认知的层次。世界一流大学的网上公开课,如:哈佛大学的公开课“幸福”、“公正”等,对了解西方文化价值精神有很大的帮助;斯坦福大学的文学、文化公开课,BBC的英国历史和TED的公开讲座等非常精彩,

加上原汁原味的语言,可以帮助外语教师多视角了解和间接地体验外国文化。五是利用海外交流、学习培训等机会充分体验外国文化。周婕、张卫东认为教师应该从三个交际层次体验文化:个体接触、群体接触和社会接触。^{[39] (P60)}通过广泛接触目标文化不同层次的人群,可以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处理跨文化冲突能力等,以后也有“资本”来向学生分享自身的体验和认识。

4. 增补缺失的跨文化交际知识结构

21世纪对外语教师的要求不仅是具备较好的语言知识,还要有较为完善的跨文化交际的知识结构。该知识结构至少有三部分组成:文化层面的知识、语言层面的知识、交际层面的知识。文化层面的知识涵盖较广,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等总的人类进步模式,历史、地理、文学、宗教、社会学等知识都可以归在文化层面。对这些知识的了解越多越泛越好,不仅是外国文化,也包括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层面的知识“不仅应包括语言本身的知识,即词汇和语法知识,还应包括丰富的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知识,更应该包括对人类语言本质特征和特殊使用规律的知识”。^{[36] (P149)}

语言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所以在语言层面知识学习的时候必须和文化结合,才能把握语言的本质和思想内涵,进行生动有效的语言对比,也才能更准确地运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交际能力层面的知识除了语言、文化以外,还包括心理学、沟通技能等。这三种知识的不断增补和扩充,把语言知识、社会文化知识不断与交际能力结合,势必使外语教师的社会文化能力有所拓展,人文精神得以升华,交际能力也会有所提升,在教学中就会信心大增,教学效果亦会得到保证。

5. 更新跨文化交际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手段

外语教师要注意更新跨文化交际教学理念,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要反思、注意重新定位教师的角色。我们应该认识到,学外语就是为了交际,交际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多元的、动态的。^[40]外语教师应该从知识的教学者,转变为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传授者、导航者和培训者,在教学过程中,培养自己和学生成为能够在全球化

环境中成功交际的“多元文化人”。^{[40] (P387)} 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主的教学中,外语教师要成为沟通学生个体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桥梁,要成为文化知识的传授者、跨文化交际意识点拨培养的导航者、跨文化策略和技能提高的培训者。通过教师本身对目的语文化的关注和了解,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动力,并且根据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文化内容的导入与渗透,进行跨文化交际技巧的培训。

更新跨文化交际教学理念还要注意提升教师自己的批判性思维,以此影响和引导学生建立科学的、有独立分析的文化观和跨文化交际模式调节系统。同时,在使用主打教材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一些既能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又能发展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补充教学材料,如:视频、微博、博客、播客等,把教学触角广泛伸展到新媒体教学空间,用三维的、感官性强的视频材料来介绍一些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因素,并引导学生进行探讨与批判、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人合作共处的能力和交际能力的提高,尽可能地打造一个活泼、多维的交际教学模式,从而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四、结语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就是为了让学生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英国学校外语课程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跨文化理解能力”。英国著名学者拜拉姆指出,外语教学是国民教育的扩展,是培养跨文化公民,“跨文化公民不是认同问题,而是能力问题:技巧、态度、知识和行动”。^{[41] (P134)} 要想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必须自身过硬,否则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就难以实现。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担负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42] 外语教师的素质和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完成上述使命起着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 迟若冰. 国内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教材参考文献的内容分析[J]. 中国外语教育, 2010: 70-74.
- [2] 陈武云. 跨文化交际与大学英语教学[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0 (1): 86-89.
- [3] 曾元胜.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障碍及教学措施[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2 (3): 32-36.
- [4] 高永晨.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11): 26-28, 55.
- [5] 胡艳.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敏感度调查[J]. 外语界, 2011, (3): 68-73.
- [6] 郑晓红. 论文化价值取向在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体现[J]. 外语界, 2009 (2): 86-91.
- [7] 关世杰.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人: 交际与传播[A]. Kulich & Prosser. 文化视角下的中国人: 交际与传播[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8] Lustig M W, Koester J.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5th Ed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R]. 关世杰,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0] Martin J N, Nakayama T K.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 (5th ed.)* [M]. McGraw - 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9.
- [11] 田旭. 基于关联理论的跨文化交际研究[N]. 光明日报, 2013-07-20(07版).
- [12] Spizberg B H, Cupach W R.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M]. Beverly Hills: Sage, 1984.
- [13]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1997.
- [14] 胡文仲, 高一虹. 外语教学与文化[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15] 刘宝权. 语言测试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接口[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 [16] 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 [17] 文秋芳. 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 [18]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19] 庄恩平. 跨文化外语教学框架下的教材建设思考[A]. 孙有中主编. 跨文化研究前沿[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 [20] 高永晨.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情感能力的价值与培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2): 17-19.
- [21] 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22] 许力生. 新编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23] 庄恩平. 跨文化视角英语阅读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

- 育出版社 2009.
- [24] 严明.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教程[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 [25] 高一虹.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跨越”与“超越”[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10): 27-31.
- [26] 毕继万. 跨文化交际研究与第二语言教学[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
- [27] 邬姝礼, 周英莉. 高校英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现状调查研究[J]. 中国外语教育 2010 (2): 61-67.
- [28] 陈俊森, 樊葳葳, 钟华. 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 [29] 顾嘉祖. 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30]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31] Byram M. *Teaching and Learning language - and - culture* [M].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4.
- [32] Kramsch C.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3] Moran P R. *Teaching Culture——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M]. London: Thomson Learning, 2001.
- [34] Seelye H N. *Teaching Culture: Strategie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3rd ed.) [M]. Lincolnwood, IL: National Textbook Co, 1994.
- [35] 朱家科.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
- [36] 苏定芳, 庄智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修订版)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37] Gudykunst W B, Hammer M R, Wiseman R L. An analysis of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ross-cultural train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77: 99-110.
- [38] 王初明. 论外语学习的语境[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3): 190-197.
- [39] 周婕, 张卫. 高校英语教师的跨文化培训[J]. 教学研究, 2009 (2): 58-61.
- [40] Gudykunst W B, Kim Y Y. *Communication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4th Ed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 [41] 拜拉姆. 跨文化公民: 外语教学作为国民教育的扩展[J]. 韩慧, 译. 学术研究 2011 (11): 128-135.
- [42] 苏定方, 华维芬. 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六十年: 回顾与展望[J]. 外语教学, 2009 (6): 37-44.

A Study of “Gap” and “Patching”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YAN Jing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goa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C) competence. However, many teachers are still lacking in the capabilit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mselves, such as the weak awareness of IC competence, the lack of IC training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the insufficiency of IC related knowledge and concepts. Therefor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ir capability of IC so as to successfully fulfill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sufficiency and measures

(责任编辑: 陈 吉)